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七國攷卷十二至四

詳校官編修臣裴　謙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助教臣汪錫魁

謄錄監生臣李大任

七國攷卷十二

明 董說 撰

秦刑法

什伍之法

史記秦孝公既用衛鞅鞅欲變法恐天下議己衛鞅曰疑行無名疑事無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見非于世有獨知之慮者必見敖于民愚者闇于成事知者見于未萌民不可以慮始而可與樂成論至德者不和于俗

成大功者不謀于衆是以聖人茍可以彊國不法其故茍可以利民不循其禮孝公曰善甘龍曰不然聖人不易民而教智者不變法而治因民而教不勞而成功緣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之衛鞅曰龍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常人安于故俗學者溺于所聞以此兩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論于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禮而王五伯不同法而覇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杜摯曰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無過循禮無

邪衛鞅曰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故湯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禮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禮者不足多孝公曰善以衛鞅為左庶長卒定變法之令令民為什伍而相收司連坐不告姦者腰斬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姦者與降敵同罰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有軍功者各以率受上爵為私鬬者各以輕重被刑大小僇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為收孥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為屬籍明

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于國都市南門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復曰能徙者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謂之什伍之法淮南子商鞅之啟塞許慎注云啟之以令塞之以禁商鞅之術也杜甫詩秦時任商鞅法令如牛毛按連坐者一家有罪什伍皆相連坐罪也至漢文帝元年除收

孥諸相坐律令

舍人之法

商君傳云商君亡欲宿客舍舍人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喟然嘆曰嗟乎為法之弊一至此哉

棄灰之法

鹽鐵論注云衛鞅之法步過六尺者有罰棄灰于道者被刑按韓非子殷之法刑棄灰于道者

步過六尺之法

詳見棄灰

同室之禁

通鑑秦孝公十九年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者為禁胡三省云息止也秦俗父子兄弟同室居止商鞅始更制禁之堯教民以人倫教之有序有别秦用西戎之俗至于男女無别長幼無序商君令為之禁止古道也烏可以例言之

末利之禁

秦法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為收孥詳什伍

私鬬之禁

為私鬬者各以輕重被刑詳什伍

殿上之禁

刺客傳曰秦法羣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諸郎中執兵皆陳殿下非有詔不得上

肉刑

漢書注衛鞅變法令增加肉刑大辟有鑿顛抽脅鑊烹

之刑令之初作一日臨渭論囚刑七百餘人渭水盡赤

新序云衛鞅内刻刀鋸之刑外深斧鉞之誅

車裂

商君傳秦惠王車裂商君其後始皇車裂嫪毐文選注云商鞅車裂李斯腰斬刑轘之辟二人為首陸子謂秦始皇帝設為車裂之刑以歛姦邪非也

棄市

史記昭襄王五十二年河東守王稽坐與諸侯通棄市

注秦法論死于市謂之棄市

剖腹

桓譚云秦惠文王剖賢人之腹刑法大壞鍾離意别傳引周書云秦史趙凱以私恨告國民吴旦生盜食宗廟御桃旦生對曰民不敢食也王曰剖其腹出其桃史記惡而書之曰食桃之肉當有遺核王不知此而剖人之腹以求桃非禮也

腰斬

不告姦者腰斬詳見什伍之法許氏説文序腰本作要後人加月

戮屍

始皇初即位遣將成蟜擊趙反死屯留軍吏皆斬及戮其屍注已死者戮其屍見史記

體解

通志刑法畧秦體解刑軻體解即支解也

梟首

始皇初嫪毒作亂敗其徒二十人皆梟首車裂殉滅其宗輕者為鬼薪見史記在并天下之前

大辟

自大辟至鑊烹并詳肉刑

鑿顛

一作鑿項

抽脅

按晉書刑法志云秦文初造參夷始皇加之抽脅誤

鑊烹

漢書注云鼎大而無足曰鑊以鬻人也

囊撲

史記茅焦曰陛下有狂悖之行不自知耳車裂假父囊撲二弟注以囊盛其人撲而殺之應劭曰秦自孝公以來有此法也

蒺藜

説苑秦始皇太后不謹幸郎嫪毒始皇取毒四支車裂

之取兩弟撲殺之取太后遷之咸陽宮下令曰以太后事諫者戮而殺之蒺藜其脊諫而死者二十七人茅焦曰陛下車裂假父有嫉妬之心囊撲兩弟有不慈之名遷母咸陽有不孝之行蒺藜諫士有桀紂之治

賜死

史記昭襄王五十年十二月白起有罪死注謂賜死也清軒筆記云自周以來有大臣之優刑優刑者賜死之類是也

士伍

史記昭襄王五十年十月武安君有罪爲士伍遷陰密如淳曰嘗有爵而以罪奪爵謂之士伍自二級以上有刑罪則貶爵自一級以下有刑罪刖矣

黥

商君傳秦太子犯法衛鞅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又秦法棄灰於道者黥

刖

詳見士伍如淳注

宫

列子云孟氏之一子之秦以術干秦王秦王曰當今諸侯力爭所務兵食而已若用仁義治吾國是滅亡之道遂宫而放之

劓

商君傳商君既變法行之四年公子虔復犯法劓之

收孥

詳見什伍之法謂收録其妻子沒為奴婢秦法一人罪收其室家鹽鐵論云紂為炮烙之刑而秦有收孥之法

沒家

秦法降敵者誅其身沒其家見史記注謂沒其一家也

三族

史記秦文公二十年法初有三族罪武公三年誅三父等而夷三族以其殺出子也漢志秦用商鞅連相坐之法造參夷之誅師古曰參夷夷三族張晏曰父母妻子

兄弟如淳曰父族母族妻族又范雎傳云秦之法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應侯罪當收三族秦昭王恐傷應侯之意乃下令國中有敢言鄭安平事者以其罪罪之

七族

鄒陽獄中上書云荆軻之湛七族應劭曰荆軻為燕刺秦王不成而死其族坐之湛沒劉向曰荆軻刺秦王不中而死秦兵至燕求軻七族一時並殺之也張晏曰七

族上至曾祖下至曾孫索隱七族父之姓一也姑之子二也姊妹之子三也女之子四也母之姓五也從子六也及妻父母凡七族也

十族

韓詩外傳秦攻魏破之少子亡而不得令魏國曰有得公子者賜金千斤匿者罪至十族按書以親九族孔注高祖玄孫之親釋文上自高祖下至玄孫凡九族夏侯歐陽等以九族者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皆緣異姓有

服左傳隨季梁曰親其九族以致其禋祀注九族謂外祖父外祖母從母子及妻父妻母姑之子姊妹之子女子之子幷己之同族皆外親有服者也今泰有十族之法

無攷

滅宗

詳見梟首即族也

鬼薪

詳見梟首取薪給宗廟為鬼薪律曰鬼薪作三歲

贖死

杜氏通典秦昭襄王與夷人盟傷人者論殺人得以賧錢贖死何承天纂文曰賧蠻夷贖罪貨也賧徒濫反華陽國志作𤋎人顧死倓錢

罰賦

荀子注云秦國罰賦余按衛鞅之法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疑即罰賦也

罰甲

韓非子秦昭王有疾百姓里出八牛而家為王禱王曰非法也人罰二甲一作訾其里正與伍老屯二甲屯亦罰也

囚

史記秦昭王囚孟嘗君欲殺之孔衍春秋后語云秦穆公將兄子三人囚于内宫内宫疑宫中之獄也尸子云秦穆公明于聽獄斷刑曰寡人不敏教不至

遷

史記衛鞅初下令有言令不便者及刑太子師傅有來言令便者衛鞅曰此皆亂法之人盡遷於邊城昭襄王時白起有罪遷陰密見士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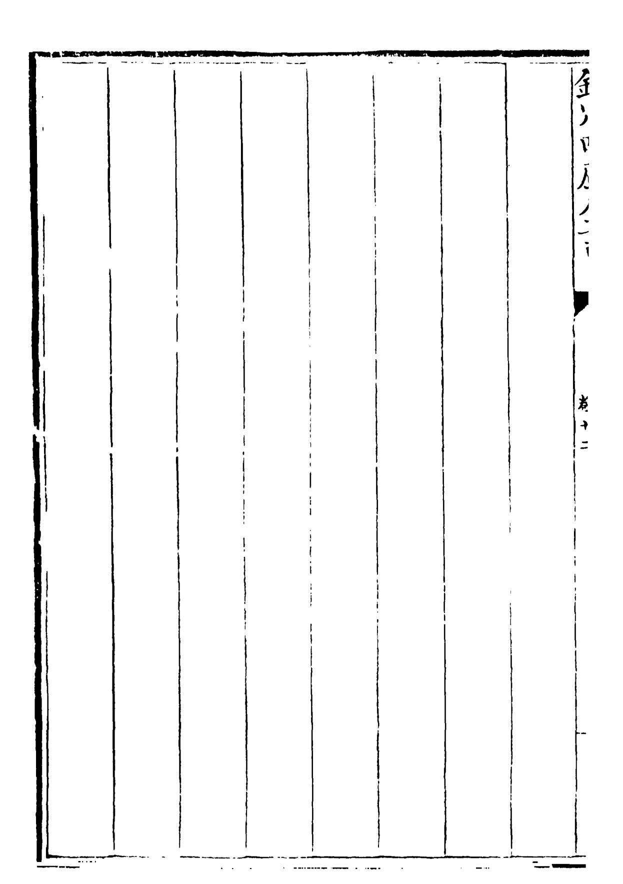
赦

昭襄王二十一年錯攻魏河内魏獻安邑秦出其人募徙河東賜爵徙罪人遷之二十五年拔趙二城二十六年赦罪人遷之二十七年錯攻楚赦罪人遷之二十八年大良造白起攻楚取鄢鄧赦罪人遷之莊襄王元年

大赦罪人見史記　余讀商子秦之法一刑無等級自卿相將軍以至大夫庶人有不從王令犯國禁亂上制者罪死不赦有功于前有敗于後不為損刑有善于前有過于後不為虧法忠臣孝子有過必以其數斷守職之吏有不行王法者罪死不赦刑及三族真少恩矣至為法令置官吏有敢剟定法令損益一字以上者罪死不赦諸官吏及民有問法令之所謂必于王法之吏各為尺六寸之符明書年月日時所問法令之名以告吏

民主法之吏不告及告而非法令所謂也即以吏民之所問法令之罪各罪主法者之吏天子之殿中為法令為禁室有鋌鑰為禁而封之內藏法令一副禁室中封以禁印有擅發禁室中印及入禁室視禁法令及剟一字以上者罪死不赦故桓譚曰秦之重法猶盛三代之重禮樂也初衛鞅學于李悝其嚴刑峻法皆李悝之教語在魏刑法攷中史記云商鞅凌轢公族傷殘百姓趙良曰君之出也后車載甲多力而駢脅者為驂乘持矛而操闟戟旁車而趨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君之危若朝露而尚貪商於寵秦政畜百姓之

恐



田齊刑法

錦繡之禁

瑣語云齊威王時國中大靡民不衣布于是威王造錦繡之禁罪若誹謗王矣

麋鹿之禁

孟子曰臣始至于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臣聞郊關之内有囿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

烹

呂氏春秋齊王疾痟使人迎文摯至視王疾謂太子曰非怒王則疾不可治王怒則摯必死太子頓首強請曰苟已王疾臣與母以死爭之願先生勿患也摯曰諾與太子期而至將往不當者三齊王固已怒矣摯至不觧履登牀問疾王怒不與言摯因出固辭以重怒王吐而起疾乃遂已王大怒不悅將烹摯太子與王左右急爭之不得果以鼎烹摯爨之三日三夜顔色不變摯曰誠欲殺我則胡不覆之以絶陰陽之氣王使覆之乃死又

史記威王召阿大夫語曰自子之守阿譽言日聞然使使視阿田野不闢貧民日多是子以幣厚我左右以求譽也是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嘗譽者皆并烹之釋名曰煮之於鑊曰烹若烹禽獸之肉也又齊威王設大鼎于庭中烹無鹽令見淮南子

殺

史記威王三十三年殺其大夫牟辛徐廣曰一作夫人

又湣王時齊孫室子陳舉直言殺之東閭

斮

國策齊負郭之民有孤狐咺者正議閔王斮之檀衢百姓不附

車裂

孔叢子云齊王行車裂之刑羣臣諫爭之弗聽子高見齊王曰車裂之刑無道之刑也而君行之臣竊以為下吏之過也王曰謹聞命遂除車裂又蘓秦傳云齊大夫多與蘓秦爭寵者使人刺蘓秦不死殊而走齊王使人

求賊不得蘇秦且死乃謂齊王曰臣即死車裂臣以狥于市曰蘇秦為燕作亂于齊如此則臣之賊必得矣于是如其言

刖

韓子注齊刖罪人使守門也

金刀

桓譚論齊宣王行金刀之法余按國語云齊桓公重罪贖以犀甲一戟輕罪贖以鞼盾一戟小罪讁以金刀宥

閒罪索訟者三禁而不可上下坐成以束矢美金以鑄劍戟試諸狗馬惡金以鑄鉏夷斤斸試諸囊土是金刀之法或即劍戟贖罪之意也

楚刑法

雞次之典

國策吳與楚戰于柏舉蒙穀奔入大宮負雞次之典逃于雲夢之中昭王反郢蒙穀獻典而楚國大治劉向別録曰楚法書曰雞次之典或曰離次之典離次者朱度之謂也秦滅楚書遂亡矣

憲令

史記楚懷王使屈平為憲令藁草未定上官大夫欲見

奪之不與乃讒曰平為令衆莫不知王怒疏平憲令者法令也

將遁之法

淮南子楚法兵相戰而將遁者誅若不及誅而死乃為桐棺三寸加斧鑕其上以徇于國

僕區之法

左傳楚文王作僕區刑書名僕隱也區匿也作為隱匿亡人之法

茅門之法

韓子楚莊王有茅門者法曰羣公大夫諸公子入朝馬蹄蹂霤者斬其輈而戮其御太子入朝馬蹄蹂霤廷理斬其輈而戮其御

僇戮

史記靈王會兵于申僇越大夫常壽過殺蔡大夫觀起索隱曰僇辱刑也與戮與異戮見茅門法

枝解

韓非子吳起收泣于岍門痛西河之為秦卒枝解于楚

漢注云枝解截其四肢也

轘

左傳楚子為陳夏氏亂故伐陳謂陳人無動將討于少西氏遂入陳殺夏徵舒轘諸栗門杜預曰轘車裂也又淮南子云吳起刻削而車裂然吳起本枝解非車裂也淮南以吳起枝解于楚作車裂而以商鞅車裂于秦作支解

烹

説苑楚莊王大怒䏶揚將烹之左傳楚白公為亂既死其徒微之生拘石乞而問白公之死焉乞曰此事也克則為卿不克則烹固其所也何害乃烹石乞

貫耳

左傳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于睽終朝而畢不戮一人子玉復治兵于蔿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

鞭

詳見賈耳

笞 笞王

説苑荆文王得如黄之狗箘簬之矰以畋于雲夢三月不反得舟之姬淫朞年不聽朝保申諫曰先王卜以臣為保吉今王之罪當笞匍伏將笞王王曰不榖免于襁褓託于諸侯矣願請變更而無笞保申諫曰君王不受笞是廢先王之命也王曰敬諾乃席王王伏保申束細荆五十跪而加之背如此者再謂王起矣王曰有笞

之名一也遂致之細荆一作細箭保申呂氏春秋作葆申 余按楚失刑矣夫君治人非治於人者也為保申者可諫諫不可可去從古及今未聞有笞君之臣與受笞之君也周公相成王成王有過則撻伯禽豈敢撻成王哉

墨 墨盜

昭七年楚芋尹無宇曰吾先君文王作僕區之法曰盜所隱器與盜同罪所以封汝也劉向孟子注曰楚文王

墨小盜而國不拾遺不宵行周官墨刑罰五百鄭言先刻面以墨窒之窒墨者使守門尚書刑德攷曰涿鹿者鑿人顙也黥人者馬羈笮人面也鄭注云涿鹿黥世謂之刀墨之民

劓

國策魏王遺楚王美人說之鄭褎妬之因謂新人曰王愛子美矣雖然子為見王則必掩子鼻新人見王因掩其鼻王問鄭褎鄭褎曰其似惡聞王之臭也王曰悍哉

令劓之王充論衡所謂鄭褎劓之者也又左傳公子以為王使觀從從師于乾谿而遂告之且曰先歸復所後者劓注劓截鼻也

刖

韓子曰楚人和氏得璞玉于楚山之中獻之武王武王使玉人相之曰石也王以和為謾刖其左足及文王即位又奉其璞玉又使玉人相之又曰石也文王刖其右足又鸞拳自刖詳見職官

宮

左傳楚子曰吾以韓起為閽以羊舌肸為司宮注加宮刑使司宮也

梏

左傳楚公子元歸自伐鄭而處于王宮鬬射師諫則執而梏之注足梏曰桎手曰梏

囚

史記楚平王以費無極之讒囚伍奢又懷王囚張儀

冥室櫝棺

秦詛楚文云楚王暴虐不辜戮孕婦幽刺親戚拘圉其叔父寘諸冥室櫝棺之中余按戮孕婦則桀紂故事冥室櫝棺楚法之極創者也

棄市

亢倉子楚平王棄左右近習三人于市

入宅

國策郢人有獄三年不决者故令人請其宅以卜其罪

注有罪則宅入官故可請卜測知之也

滅家

國策春申君不聽朱英及攷烈王崩李園先入置死士止于棘門之内夾制刺春申君斬其頭投之棘門之外于是楚使吏盡滅春申君之家

夷宗

通鑑楚悼王薨貴戚大臣作亂攻吳起起走之王尸而伏之擊起之徒因射刺起并中王尸既葬肅王即位使

令尹盡誅為亂者坐起夷宗者七十餘家胡三省注夷
殺也夷宗夷其同宗也

三族

楚法麗兵于王尸者盡加重罪建三族見應劭漢注

錮

左傳楚共王即位將為陽橋之役使屈巫聘于齊且告
師期巫臣盡室以行遂奔晉晉人使為邢大夫子反請
以重幣錮之注禁錮勿令仕

趙刑法

國律

張斐律序云鄭鑄刑書晉作執秩趙制國律楚造僕區

玆述法律之名申韓之徒各自立制

戹

通鑑公子章之敗也往走主父主父開之成兊因圍主

父公子章死成兊謀曰以章故圍主父即觧兵吾屬戹

矣迺遂戹之令宮中人後出者戹

沈

說苑趙簡子與欒激遊將沈于河曰吾甞好聲色矣而欒激致之吾甞好宫室臺榭矣而欒激為之吾甞好良馬善御矣而欒激求之今吾好士六年矣而欒激未甞進一人是進吾過而黜吾善也

刑徒

山西太原府志三角城在太原縣治西北一名徒人城舊志云趙襄子所築以處刑徒其城三面故名三角

收家

列女傳趙之法以城叛者身死家收

下獄

趙下尹史于獄詳見災異攷

大赦

惠文王三年主父自代道大通還歸行賞大赦見趙世家

魏刑法

大府之憲

國策安陵君曰吾先君成侯受詔襄王以守此地也手受大府之憲憲之上篇曰子弒父臣弒君有常刑國雖大赦降城亡守不得與焉按此是李悝以前魏國相仍之法又淮南子云惠子為惠王為國法已成而示之諸先生先生皆善之奏之惠王惠王甚說之以示翟璜曰善可行乎翟璜曰不可惠王曰善而不可行何也翟璜

對曰今夫舉大木者前呼邪許後必應之此舉重勸力之歌也豈無鄭衛激楚之音哉然而不用者不若是其宜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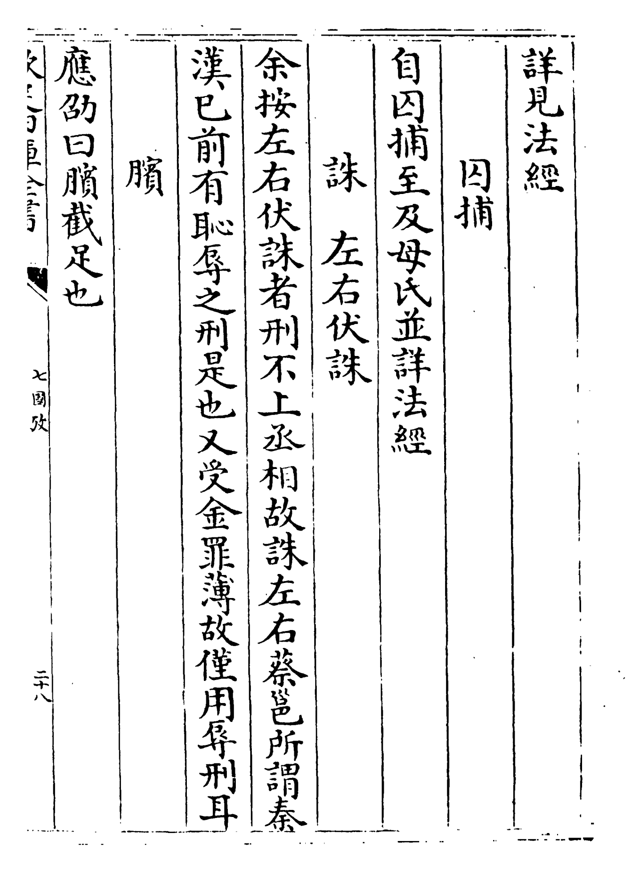
法經

桓譚新書魏文侯師李悝著法經以為王者之政莫急于盜賊故其律始于盜賊盜賊劾捕故著囚捕二篇其輕狡越城博戲假借不廉淫侈踰制為雜律一篇又以具律具其加減所著六篇而已衛鞅受之入相于秦是

以秦魏二國深文峻法相近正律略曰殺人者誅籍其家及其妻氏殺二人及其母氏大盜戍為守卒重則誅窺宮者臏拾遺者刖曰為盜心焉其雜律略曰夫有一妻二妾其刑䤈夫有二妻則誅妻有外夫則宮曰淫禁盜符者誅籍其家盜璽者誅議國法令者誅一作法禁籍其家及其妻氏曰狡禁越城一人則誅自十人以上夷其鄉及族曰城禁博戲罰金三市太子博戲則笞不止則特笞不止則更立曰嬉禁羣相居一日以上則問三日

四日五日則誅曰徒禁丞相受金左右伏誅犀首以下受金則誅金自鎰以下罰不誅也曰金禁大夫之家有侯物自一以上者族其減律略曰罪人年十五以下罪高三減罪卑一減年六十以上小罪情減大罪理減武侯以下守為魏法矣唐長孫無忌律疏序云周衰刑重戰國異制魏文侯師于李悝集諸國刑典造法經六篇一盜賊二賊法三囚法四捕請法五雜法六具法商鞅傳授改法經為律漢相蕭何更加李悝所造户興廐三篇謂之九章之律

淫禁 狡禁 嬉禁 徒禁 金禁



詳見法經

囚捕

自囚捕至及母氏並詳法經

誅　左右伏誅

余按左右伏誅者刑不上丞相故誅左右蔡邕所謂秦漢已前有恥辱之刑是也又受金罪薄故僅用辱刑耳

臏

應劭曰臏截足也

刖

應劭曰刖斷趾也

䎡

古無䎡刑疑即䓉刑也又按斷耳曰䎡耳月相近或傳寫之誤世俗寄猳者事露即割其耳豈亦魏法之遺乎

宮

尚書刑德攷云宮者女子執置宮中不得出也周刑一曰墨二曰劓三曰剕四曰宮五曰大辟五刑之法疏謂

宮刑至隋乃赦崔浩漢律序文帝除肉刑而宮不易書正義隋開皇之初始除宮刑按通鑑西魏大統十三年三月除宮刑非隋也又按蔡質云宮刑者男子腐女子幽閉

戍

應劭曰屯戍古之遷刑也

笞　特笞

特笞不可解疑重笞也

罰金

秦亦有罰甲罰賦之法即籍家

族

族滅宗也又國策云魏王與龍陽君共船而釣龍陽君得十餘魚而涕下于是魏王布令于四境之内有敢言美人者族

夷鄉

夷鄉之法他國無有果行䰟酷于秦矣

及妻氏　及母氏

妻氏母氏猶言妻族母族也以上載法經

烹

說苑魏文侯時師經鼓琴魏文侯起舞賦曰使我言而無見違師經援琴而撞文侯不中中旒潰之文侯謂左右曰為人臣而撞其君其罪如何左右曰罪當烹

暴尸

魏法戰而怯守而降暴其尸于市詳見兵制攷又惠王

軍兵法有全伍全付之誅不重録

臏

孫吳列傳龎涓恐孫臏賢于巳疾之則以法刑斷其兩足而黥之按斷兩足即臏也故司馬遷傳云孫子臏脚

抱樸子李斯之誅韓非龎涓之刖孫臏又作刖

流東荒

桓譚新書魏之令不孝弟者流之東荒

丹巾漆領

班固荅人書昔者戰國之時大梁之法得罪小者刖以丹巾漆其領有畫衣冠之心

射訟附

韓子云李悝為魏文侯上地之守而欲民之善射也乃下令曰民之有狐疑之訟者令人射的中之者勝不中者不勝令下而民皆疾習射日夜不休及與秦人戰大敗之以民之善射故也　余按古五刑之禁決闕梁踰城郭而略盜者其刑臏男女不以義交者其刑宮觸

易君命草輿服制度姦軌盜攘傷人者其刑劓非事而事之出入不以道義而誦不祥之辭者其刑墨降畔寇賊刼略奪攘矯虔者其刑死悝之法經何其深也衛鞅既不用于魏挾法入秦定刑令什伍連坐匿姦同罰為私鬬則被刑怠耕織則收孥較魏法經先後一轍作俑無後悝不免矣魏之法經曰大夫之家有侯物自一以上者族惠王嘗乘夏車建九斿諸侯不得奸天子猶大夫不得奸諸侯防已極踈繩人徒急吾恐惠王之世國

害公孫鞅此二家之言孰急于國應之曰是不可程也人不食十日則死大寒之隆不衣亦死謂之衣食孰急于人則不可一無也皆養生之具也今申不害言術而公孫鞅為法術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責實操生殺之柄課羣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執也法者憲令著于官府刑罰必于民心賞存乎慎法而罰加乎姦令者也此臣之所師也又曰申不害韓昭侯之佐也韓者晉之別國也晉之故法未盡而韓之新法又生先君之令

未收而後君之令又下申不害不擅其法不一其憲令則姦多故利在故法前令則道利在新法後令則道之利在故新相及前後相悖則申不害雖十使昭侯用術而姦臣猶有所譎其辭矣故託萬乘之勁韓七十年而不至于覇王者雖用術于上法不勤飾于官之患也公孫鞅之治秦也設告相坐而責其實連什伍而同其罪賞厚而信刑重而必是以其民用力勞而不休逐敵危而不却故其國富而兵強然而無術以知姦則以其富

強也資人臣而已矣及孝公商君死惠王即位甘茂以秦循國周武王死昭襄王即位穰侯越韓魏而東攻齊五年而秦不益尺寸之地乃城其陶邑之封應侯攻韓八年城其汝南之封自是以來諸用秦者皆應穰之類也故戰勝則大臣尊益法則私封立主無術以知姦也商君雖十飾其法人臣反用其資故乘強秦之資數十年而不至于帝王者法雖勤飾于官主無術于上之患也又曰申子未盡于法也申子言治不踰官雖知弗言

治不踰官謂之守職可也知而弗言是謂過也人主以一國目視故視莫明焉以一國耳聽故聽莫聰焉今知而弗言則人主安用假借矣

殺

琴操云聶政父為韓治劍過期不成王殺之

囚

呂氏春秋云韓氏城期十五日而成段喬為司空有一縣後一日段喬執其吏而囚之　余按他國皆有酷刑

害公孫鞅此二家之言孰急于國應之曰是不可程也人不食十日則死大寒之隆不衣然亦死謂之衣食孰急于人則不可一無也皆養生之具也今申不害言術而公孫鞅為法術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責實操生殺之柄課羣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執也法者憲令著于官府刑罰必于民心賞存乎慎法而罰加乎姦令者也此臣之所師也又曰申不害韓昭侯之佐也韓者晉之別國也晉之故法未盡而韓之新法又生先君之令

未收而後君之令又下申不害不擅其法不一其憲令則姦多故利在故法前令則道利在新法後令則道之利在故新相反前後相悖則申不害雖十使昭侯用術而姦臣猶有所譎其辭矣故託萬乘之勁韓七十年而不至于覇王者雖用術于上法不勤飾于官之患也公孫鞅之治秦也設告相坐而責其實連什伍而同其罪賞厚而信刑重而必是以其民用力勞而不休逐敵危而不却故其國富而兵强然而無術以知姦則以其富

強也資人臣而已矣及孝公商君死惠王即位甘茂以秦循國周武王死昭襄王即位穰侯越韓魏而東攻齊五年而秦不益尺寸之地乃城其陶邑之封應侯攻韓八年城其汝南之封自是以來諸用秦者皆應穰之類也故戰勝則大臣尊益法則私封立主無術以知姦也商君雖十飾其法人臣反用其資故乘強秦之資數十年而不至于帝王者法雖勤飾于官主無術于上之患也又曰申子未盡于法也申子言治不踰官雖知弗言

治不踰官謂之守職可也知而弗言是謂過也人主以一國目視故視莫明焉以一國耳聽故聽莫聰焉今知而弗言則人主安用假借矣

殺

琴操云聶政父為韓治劍過期不成王殺之

囚

呂氏春秋云韓氏城期十五日而成段喬為司空有一縣後一日段喬執其吏而囚之　余按他國皆有酷刑

如秦剖腹鑿顛車裂鑊烹齊斮燕剉腹趙魏攷孥夷鄉

楚櫝棺枝解最為奇慘韓獨無攷

聽訟

韓王有聽訟觀臺詳宮室

燕刑法

截

應劭漢書注引田光謂燕太子丹曰今燕國之法欺上罔國者截截謂腰斬也

刳腹

劉歆七畧云戰國之世刑法深苦秦立鑿顛燕設刳腹余按國策張丑謂燕境吏曰我言子之奪我珠而吞之燕王必當殺子刳子之腹歆之說豈據是耶

斬

通鑑樂毅圍齊二邑三年而猶未下或讒之于燕昭王昭王于是置酒髙會引言者而讓之曰汝何敢言若此乃斬之

繫獄

淮南子鄒衍事燕惠王盡忠左右譖之王繫之獄

七國攷卷十二

七國攷卷十三

明 董說 撰

秦災異

雨金

秦獻公十七年櫟陽雨金四月至八月見六國表正義曰雨金于秦國都明金瑞見也秦紀作十八年一統志云雨金堡在陜西西安府富平縣東西三十里秦獻公時櫟陽雨金後因名堡按其地古櫟陽縣也又按述異

記秦二世元年又宫中雨金秦與金終始者也
雨粟
燕丹子云燕太子丹質於秦欲歸秦王曰使日再中天雨粟乃得歸太子仰天嘆之日為再中天為雨粟秦王不得已遣之春秋潛潭巴曰天雨粟無德者興有德者不禄
六月雨雪
躁公八年六月雨雪見六國表

雨三月

蜀本紀云秦王誅蜀侯惲後迎葬咸陽天雨三月不通

冬雷

史記秦始皇五年冬雷

雷火化為雀

尚書中候云秦穆公出狩至於咸陵天震大雷下有火化為雀銜緑丹書集於公車文曰秦伯霸又按魚豢典略秦伯出獵至於咸陽有大鳥流下化為白雀銜緑丹

書集於公車即其事也

日蝕

秦厲共公三十四年日食簡公六年日食惠公三年日蝕獻公三年日蝕晝晦獻公十年日蝕獻公十六年日蝕秦武王六年日食晝晦昭襄王六年日食晝晦並見史記

日月食

秦躁公八年日月食見六國表

日再中

詳見雨粟

彗星見

秦惠王元年彗星見厲惠公七年彗星見十年庶長將兵抜魏城彗星見見通志六國年譜孝公元年彗星見西方見六國表困學紀聞云星孛東方在於越入吳之後彗見西方在衛鞅入秦之前天之示人著矣武王四年彗星見武王十一年彗星見見史記武王之世彗星

三見昭襄王二年彗星見四年彗星見十一年彗星見見通志六國年譜始皇七年彗星先出東方見北方五月見西方將軍驁死彗星復見西方十六日夏太后死索隱曰莊襄王所生母始皇九年彗星見或竟天嫪毐為亂覺誅遷其舍人於蜀四月寒凍有死者彗星見西方又見北方從斗以南八十日見史記按孝經鉤命決曰周襄王不能事其母弟彗入斗亡其度也

星晝墮

太平御覽秦孝公十二年星晝墮有聲

流星

通志災祥略云秦始皇二年三月乙未有流星大小西行不可勝數至晚乃息

晝晦星見

秦厲共公三十四年日食晝晦星見見史記六國表

太白蝕昴

鄒陽獄中書衛先生為秦畫長平之事太白蝕昴昭王

疑之蘇林曰昴趙分也將有事兵故太白食食者干歷也如淳曰太白天之將軍也升中紀號對曰秦舉長平金精食昴或曰太白蝕昴天告秦毋殺伐也

渭水赤

洪範五行傳秦武王三年渭水赤三日昭王三十四年渭水又大赤三日集異云秦有連坐之法棄灰於道者黥網密而刑虐加以征伐橫出殘滅隣國至於變亂五行氣色謬亂

鼎飛入泗水

史記昭襄王五十二年鼎入泗水正義曰周赧王五十九年周亡秦昭王取九鼎一鼎飛入泗水餘八入於秦先是周威烈王時九鼎震緯略云禹貢九牧之金鑄鼎荆山之下民入山林川澤魑魅魍魎莫能逢之所鑄九鼎五者以應陽法四者以象陰數使工師以雌金為陰鼎以雄金為陽鼎鼎中水常滿以占氣象之休咎夏桀之時鼎水忽自沸煎及傳於周周末九鼎咸震亡滅之

兆也

地震壞城

昭襄王二十七年地震壞城見六國年譜又始皇十五年地動十七年地動是年葉陽太后卒

物化為土

蜀王本紀云秦王以金一笥遺蜀王蜀以禮物答而盡化為土秦王怒羣臣拜賀曰土者地也秦當得蜀矣

馬生人

秦孝公二十一年馬生人見六國表占曰諸畜生非其類子孫必有非其姓者至始皇果呂不韋子

馬生角

燕丹子云燕太子丹質於秦秦王遇之無禮不得意欲歸秦王不聽謬言曰令烏白頭馬生角乃可丹仰天嘆烏即白頭馬即生角呂氏春秋云人君失道馬有生角京房云臣易上政不順厥妖馬生角

牡馬生子

漢書五行志秦昭王二十年牡馬生子而死劉向以爲馬禍也

烏白頭

詳馬生角風俗通作烏生肉角論衡作象生肉角揔一事變易之耳子書多有此弊

梓中大特

文公二十七年伐南山大梓豐大特詳見祭祀攷

五足牛

漢書五行志秦孝文王五年斿朐衍有獻五足牛者劉向以為近牛禍也先是秦惠王初都咸陽廣大宮室南臨渭北臨涇思心失逆土氣足者止也戒秦建止奢侈將至危亡秦遂不改至於離宮三百復起阿房未成而亡一曰牛以力為人用足所以行也其后秦大用民力轉輸起負海至北邊天下叛之京房易傳云興繇役奪民時厥妖牛生五足

媢語

晉太康地志云秦文公時陳倉人獵得獸若彘不知名牽以獻之逢二童子童子曰此名為媦常在地中食死人腦即欲殺之以柏插其首媦亦語曰二童子名陳寶得雄者王得雌者霸陳倉人乃逐二童子化為雉雌上陳倉北坂為石秦祠之搜神記云其雄者飛至南陽其後光武起於南陽皆如其言也一統志云秦之逢二童子者曰陽伯雜事占曰鳥獸而人言主其國有大兵

一虎傷千人

華陽國志秦昭王時有一虎傷害千餘人

黑龍見

秦文公出獵獲黑龍以為水德之瑞見史記劉氏災異畧曰秦獲黑龍黑龍者秦也天若曰秦毋成虐將為人獲秦人昧而謂之瑞

狼入市

秦惠王四年狼入咸陽市昭王六年狼又入咸陽市見洪範五行傳余按述異記云周幽王時牛化為虎羊化

為狼洛陽有避狼城云幽王時羣臣為狼食人故築臺避之今洛中有狼村是其處也

河魚大上

漢書五行志云秦始皇八年河魚大上劉向以為近魚孽也是歲始皇弟長安君将兵擊趙死屯畱軍吏皆斬遷其民於臨洮明年有嫪毐之誅魚陰類民之象逆流而上者民将不從君令為逆行也其在天文魚星中河而處車騎滿野至於二世暴虐愈甚終用急亡

蜂食苗

昭王三十八年蜂食民苗民無所食見洪範五行傳

蝗蔽天

始皇四年十月庚寅蝗蟲從東方來蔽天見史記自并天下已後並不載

山木死

昭王三十八年上郡大饑山木盡死見五行傳

桃冬花

秦紀獻公十六年桃冬花秦別紀孝公立十六年時桃李冬花當是一事孝獻音相訛耳姑並存之

新生嬰兒言

秦別紀孝公十六年有新生嬰兒曰秦且王秦史筆之以為禎祥然不恒為妖故附庸於災異

田齊災異

雨黍

齊威王十六年雨黍見竹書紀年

雨氷

京房云戰國時齊地雨氷廣者六尺余按夏桀末年氷生於朝

雨血

齊湣王時千乘博昌之間方數百里雨血羸博之間地

坼至泉人有當闕而哭就之不見去則復聞其聲淳㽦曰天雨血霑衣者天以告也地坼至泉者地以告也人有當闕而哭者人以告也京房易傳云佞臣禄忠臣戮天雨血

地坼

見上春秋考異郵云臣恣盛地裂坼紀年云夏桀末年社坼裂

地景長

湣王十一年齊地景長一丈餘高一尺見竹書紀年

石行

春秋后傳周赧王二十年齊東有二石高三丈餘相從而行如海數百步瑣語云齊東有二石高八丈廣四尺而入於海

尸變為蟬

中華古今注齊王之后怨王而死尸變為蟬登庭樹嘒唳而鳴王悔恨之故曰齊女

有人當闕而哭

湣王時人有當闕而哭詳見雨血

楚災異

雨碧

楚宣王六年雨碧於郢見紀年

赤雲夾日

史記楚昭王二十七年十月昭王軍於軍中有赤雲如烏夾日而飛昭王問周太史太史曰是害於楚王然可移於將相將相聞是言乃請自以身禱於神昭王曰將相孤之股肱也今移禍庸去是身乎弗聽杜預曰雲在

楚上唯楚見之也

蒼雲圍軫

春秋文耀鉤楚有蒼雲如霓圍軫七蟠中有荷斧之人向軫而蹲於是楚唐史畫遺灰而雲滅故曰唐舉之策上滅蒼雲　按北堂書鈔云楚有蒼雲如霓唐史曰君慢令簡宗廟以無禮見患七國皆謀皆壞屠君於是立禮正推禱醮於廟堂之前曰唐史之策上滅蒼雲謂之神史也不以知道之原星經云角亢鄭之分野兗州氐房心宋之分野豫州尾箕燕之分野幽州南斗牽牛吳越之分野揚州須女虛齊之分野青州危室壁衛之分野并州奎婁魯之分野徐州胃昴趙之分野冀州畢觜參魏之分野益州東井輿鬼秦之分野雍州柳

星張周之分野三河翼軫楚分野荆州也

地忽長

楚宣王六年地忽長十丈有餘高尺半見紀年土踊也

人化為蛾

楚莊王時宫人一旦化為野蛾飛去見述異記按劉向說苑楚莊王見天不見妖而地不出孽則禱於山川曰天其忘余與又尉繚子楚將公子心與齊戰時有彗星出柄在齊柄所在勝不可擊公子心曰彗星何知明與

齊人戰大破之佘謂莊王知不妖之妖者敬也公子心知妖之不妖者智也

趙災異

六月雨雪

趙世家成侯二年六月雨雪

月生齒齕畢大星

後漢書天文志注云趙有尹史見月生齒齕畢大星占有兵變趙君曰天下共一畢知為何國也下史於獄其後公子牙謀殺君血書端門如史所言

河水出

趙惠文王二十七年河水出大潦見史記

地坼

趙幽繆王五年代地大動自樂徐以西北至平陰臺屋墻垣大半壞地坼東西百三十步幽繆王六年大饑民譌言曰趙為號秦為笑以為不信視地之生毛見史記

魏災異

雨骨

述異記梁惠成八年雨骨於赤鞞后國饑時兵疫内記云是謂陽消

星晝墮

魏惠侯十二年星晝墮有聲見史記

彗星見

魏惠侯十年彗星見見史記惠侯即惠成王也

大風晝昏

史記注云魏文侯卒之歲大風晝昏

山崩壅河

魏文侯二十六年虢山崩壅河見六國表按正義虢山在陜州陜縣西二里臨黄河今臨河有岡阜似是頹山之餘也水經注云陜城西北帶河水湧起方數十丈父老云石虎載翁仲至此沈没水所以湧洪河巨瀆宜不為金狄梗流葢魏文侯時虢山崩壅河所至耳

河水溢

水經注魏襄王六年十月大霖雨疾風河水溢酸棗郛見竹書紀年

女子化為丈夫

鴻範五行傳云魏襄王十三年張儀詐得罪於秦而去相魏將為秦而欺奪君是歲魏有女子化為丈夫者天若語魏曰勿用張儀變陰為陽神將為君是時魏王亦覺之不用張儀儀免去歸秦魏无害一曰男化為女宫

刑濫也女化為男婦政漢哀帝建平中豫章有男子化為女子嫁為人婦生一子長安陳鳳言此陽變為陰將亡繼嗣自相生之象　余按魏之災政大廟災及水旱日食妖祥素服避正殿羣臣素服而弔劉向云魏文侯時御廩災文侯素服避正殿五日國之羣臣皆素服而弔此其儀也古者紀事之書凡宮殿災俱坆災異余所攷皆取其不經故不收魏之御廩災附記於此以志闕遺

韓災異

大雨三月

韓懿侯九年大雨三月見六國表

旱

韓世家韓昭侯二十年旱

燕災異

天雨粟

京房傳曰燕丹囚於秦天雨粟於燕後秦滅之按燕丹子云燕丹子質於秦秦王遇之無禮急欲求歸秦王不聽繆與誓曰使日再中天雨粟乃得歸太子仰天嘆之日為再中天為雨粟乃雨粟於秦也京房當别有據或雨於秦復雨於燕耳

五月下霜

淮南子鄒衍事燕惠王盡忠左右譖之王繫之獄仰天而嘆夏五月天為之下霜江淹書云昔者賤臣叩心飛霜擊於燕地庶女告天振風襲於齊臺曹植精微篇云鄒衍囚燕市繁霜為夏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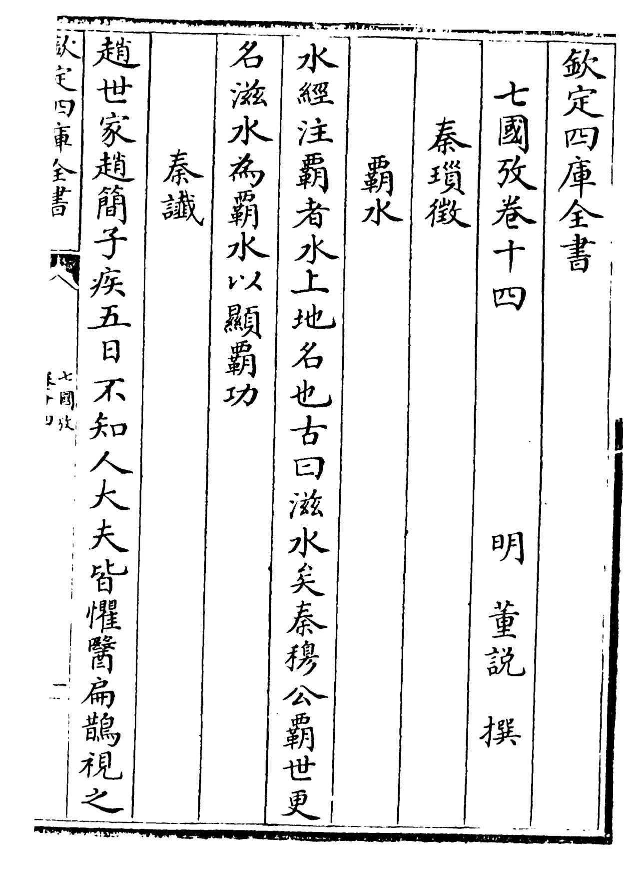
白虹貫日

史記荆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如淳曰虹臣象日君象烈士傳荆軻發後太子見虹貫日不散曰吾事不成矣後聞荆軻死事不立曰吾知之矣詩推度

災曰撓弱不立邪臣蔽主則白虹刺日春秋感精符曰虹貫日國多死孽天子命絶大臣為禍主將見殺沈約史記鮮白虹貫日大臣亡國燕將滅見此變後客卿荆軻一匕首亡燕矣　天官書云天子微諸侯力政五伯代興更為主命自是之後衆暴寡大并小秦楚吳越夷狄也為彊伯田氏簒齊三家分晉並為戰國爭於攻取兵革更起城邑數屠因以饑饉疾疫焦若臣主共憂患其察禨祥候星氣尤急近世十二諸侯七國相王言從

衡者繼踵而臯唐甘石因以時務論其書傳故其占驗淩雜米鹽二十八舍主十二州斗秉兼之所從來久矣秦之疆也候在太白占於狼弧吴楚之疆候在熒惑占於鳥衡燕齊之疆候在辰星占於虛危宋鄭之疆候在歲星占於房心晋之疆亦候在辰星占於參罰

七國攷卷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七國攷卷十四　　明　董說　撰

秦瑣徵

霸水

水經注霸者水上地名也古曰滋水矣秦穆公霸世更名滋水為霸水以顯霸功

秦讖

趙世家趙簡子疾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懼醫扁鵲視之

出董安于問扁鵲曰血脉治也而何怪在昔秦穆公嘗如此七日而寤寤之日告公孫支與子輿曰我之帝所甚樂吾所以久者適有學也帝告我晉國將大亂五世不安其後將霸未老而死霸者之子且令而國男子無别公孫支書而藏之秦讖於是乎出矣封禪書云秦繆立病卧五日不寤寤乃言夢見上帝上帝命繆公平晉亂史書而記藏之府而後世皆曰秦繆公上天

小咸陽

揚雄云秦使張儀作小咸陽於蜀按郡國志秦惠王二十七年使張儀築城以象咸陽沃野千里號曰陸海所謂小咸陽也

為市

秦別紀秦獻公七年初行為市

狗堡

三秦記麗山西有白鹿原原上有狗堡秦襄公時有大狗來下有賊則狗吠之故一堡無患

馬城

搜神記昔秦人築城於武周塞内以備胡將成而崩者數矣有馬馳走周旋反覆父老異之因依馬跡築城城乃不崩遂以名馬

龜城

寰宇記初張儀築成都城城屢壞不能立忽有大龜周旋行走巫言依龜行處築之城乃得立遂名

浮橋

春秋后傳周赧王五十年秦作浮橋於河

機發橋

燕丹子秦王為機發之橋欲陷丹

上計

史記秦昭王名王稽拜為河東守三年歲不上計

檄楚書

文心雕龍曰檄者皦也宣布於外皎然明白張儀檄楚書以尺一明白之文

秦紀

列國紀聞秦史曰紀余按司馬遷本紀之名盖因秦舊

博箭

韓子秦昭王使工人施鉤梯上華山以松柏之心為博箭長八尺棊長八寸勒之曰昭王嘗與天神博於此

鉤梯

詳上博箭

沐

世本云秦穆公作沐

輕粉

秦穆公作輕粉見物原蕭史與秦穆公鍊飛雪丹第一轉與弄玉塗之今之水銀膩粉是也見古今注

男子書年

始皇本紀十六年初令男子書年

斗桶　權衡　丈尺

秦孝公十九年商鞅平斗桶權衡丈尺

白玉虎

太平御覽始皇二年騫霄國獻善畫之工刻白玉為兩虎削玉為毛如真矣不點兩目睛始皇點之即飛去明年南郡有獻白虎二頭始皇使視之乃是先刻玉者始命去目睛二虎不復能去事見拾遺記

石牛

蜀王本紀秦惠王欲伐蜀乃刻五石牛置金其後蜀人見之以為牛能大便金蜀王即發卒千人使五丁力士

拖牛成道致三枚於城郭蜀道得通三牛力也後遣丞相張儀等將兵隨石牛道伐蜀焉

石犀

華陽國志秦李氷為蜀守作石犀五頭以厭水精詳見河渠杜甫詩君不見秦時蜀太守刻石立作三犀牛志云五犀其說不同

田齊瑣徵

棧道

國策田單為棧道木閣迎齊王與后於城陽山中王伯厚云據此非但蜀有棧道也

管仲之後

傅子云昔田氏有齊而管仲之後去之或適魯或適楚漢興有管少卿為燕令始家朱虛世有名節九世而生

管寧

轂擊

蘇秦稱臨淄之中車轂擊以為盛樂府注云齊人本好轂擊相犯以為樂也盖其俗云

鬬雞 走狗 六博 蹹踘

蘇秦說齊云臨菑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擊筑彈琴鬬雞走狗六博蹹踘

以牛釁鐘

孟子引胡齕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問

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釁鐘陳祥道曰古之用釁者多矣若天府釁寶鎮及寶器小子釁邦器及軍器龜人釁龜圉人釁廐以至社稷五祀與夫師行之主藏約之户或釁於始成或釁於將用其禮豈一端哉然釁有司行事而君不親犬羊為牲而牛馬不預有司爵弁而不冕牲毳而不純則釁之為禮也小矣後世有以牛釁鐘而甚者叩人鼻以衈社此先王之所棄也

楚瑣徵

典籍

王子朝以典籍奔楚見左傳困學紀聞曰周之大寶河圖大訓列焉易象在魯三墳五典在楚周不能有寶矣然而老聃之禮萇弘之樂文獻猶存及王子朝之奔楚於是觀射父倚相皆誦古訓以華其國以得典籍故也

營丘九頭圖

盛弘之荊州記云衡山南有南正重黎墓也楚靈王時

山崩毁其墳得營丘九頭圖焉

離騷

楚語伍舉曰德義不行則邇者騷離而遠者距違注騷愁也離畔也伍舉所謂騷離屈平所謂離騷皆楚言也

揚雄為畔牢愁與楚語注合

檮杌

列國記聞云楚史曰檮杌亦曰書曰志曰記檮杌獸名

或曰木也湘東紀聞云檮杌之獸能逆知未來故人有

掩捕輒逃匿史以示往知來故名檮杌

夏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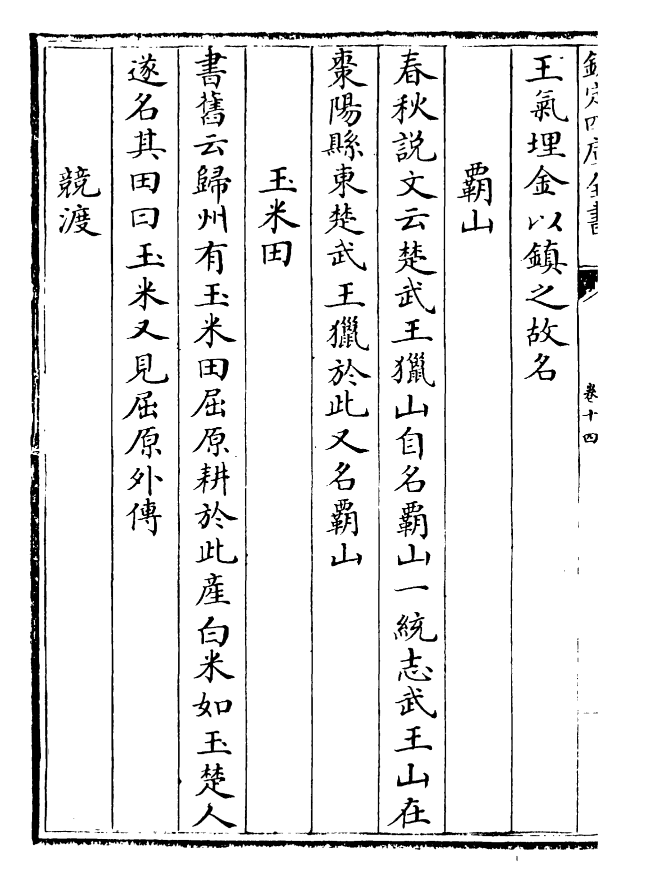
左傳楚子為陳夏氏亂伐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

縣

楚滅陳為縣見史記縣名始此非始於秦也

金陵

立齋閒録云金陵即今南京戰國楚威王時以其地有



王氣埋金以鎮之故名

霸山

春秋說文云楚武王獵山自名霸山一統志武王山在棗陽縣東楚武王獵於此又名霸山

玉米田

書舊云歸州有玉米田屈原耕於此産白米如玉楚人遂名其田曰玉米又見屈原外傳

競渡

隋書志屈原以五月望日赴汨羅土人追至洞庭不見湖大船小莫得濟者乃歌曰何由得渡河因雨鼓櫂争歸競會亭上習以相傳為競渡之戲

牽鉤

隋書志楚又有牽鉤之戲云從講武所出楚將伐吳以為教戰流遷不改習以相傳鉤初發動皆有鼓節羣噪歌謡振驚遠近俗云以此厭勝致豐穰

角抵

漢武故事云内庭常設角抵戲角抵者六國時人所造也或曰角抵楚人造

竹卜

楚辭索瓊茅以筳篿兮王逸注楚人名結草折竹卜曰篿筳荆楚歲時記曰秋分以牲祠社擲茭於社神以占來歲豐歉或折竹以卜

包茅

左傳包茅不貢盛弘之荆州記曰零陵郡有香茅桓公

所以責楚穀梁作菁茅也

畫羊懸穀

廣州記曰州廳梁上畫五羊又作五穀囊隨羊懸之云昔高固為楚相五羊銜穀萃於楚庭故圖其象為瑞（六國時廣州屬楚）

雞駭犀

國策楚王獻雞駭之犀夜光之璧於秦王抱朴子云通天犀中有一白理如線置米其上以飼雞雞見之驚故

名雞駭犀

夜光璧

詳上

明月珠

魯連子云楚之明月出蚌蜃

和氏璧

楚惠文王時得和氏璧見史記

白珩

趙襄子問王孫圉曰楚之白珩猶在乎見國語

方府金

見莊辛說楚襄王注云方府之金四方所貢之金也

黄金　珠璣　犀象

國策楚王曰黄金珠璣犀象出於楚寡人無求於晉國

朱鷺

詩疏義楚成王時有朱鷺合沓飛翔而來舞舊鼓吹朱鷺曲是也

茹黃狗

呂覽荆文王得茹黃之狗說苑作如黃

鐵腸兎

異苑云楚王與羣臣獵於雲夢縱良犬逐狡兎三日而獲之其腸似鐵良工曰可以為劍

文繡馬

史記楚莊王有愛馬衣以文綉

康王谷

青藤山人路史云世傳始皇并吞六國楚康王避難谷中名康王谷在匡廬山亦見一統志

采菱城

一統志采菱城在桃源縣東北二十五里其湖産菱肉厚味甘楚平嘗采之

趙瑣徵

摩笄之山

趙襄子擊殺代王其姊聞之泣而呼天摩笄自殺故趙氏有摩笄之山詳見音樂按今鎮江府城西南五里亦有摩笄山志云劉宋戴顒女于此摩笄誓不適人因名

米山

一統志米山在山西澤州高平縣東一十里趙將廉頗積米於此俗呼大粮山

夫人城

郡國志洛州夫人城即趙武靈王夫人築也

潘吾刻迹

韓子趙主父令工施鉤梯而緣潘吾刻疎人迹其上廣三尺長五尺而勒之曰主父常游於此（潘吾山名）

正旦放生

孔叢子邯鄲之民以正月之旦獻雀於趙王而緻之以五綵王大悅申叔以告子順曰王何以為也對曰正旦

放之示有生也

魏瑣徵

徑寸珠

史記齊威王二十四年與魏王會田於郊魏王問曰王亦有寶乎威王曰無有梁王曰若寡人國小也尚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各十二乘者十枚

夜光璧

鄒陽書曰白圭顯於中山中山人疑之魏文侯投以夜光之璧

君臣相博

史記信陵君與魏王博

樂羊城

郡國志定州博陵縣樂羊城魏文侯使樂羊取中山造

上計

韓子西門豹為鄴令居期年上計新序魏文侯時東陽

上計錢布十倍上計者上其計簿

木鵰

異苑魏安釐王觀翔鵰而樂之曰寡人得如鵰之飛視天下如芥也𠏉容有隱游者聞之作木鵰而獻之王王曰此有形無用者也召隱游欲加刑焉隱游曰臣請為大王翔之乃取而騎焉遂翻然飛去莫知所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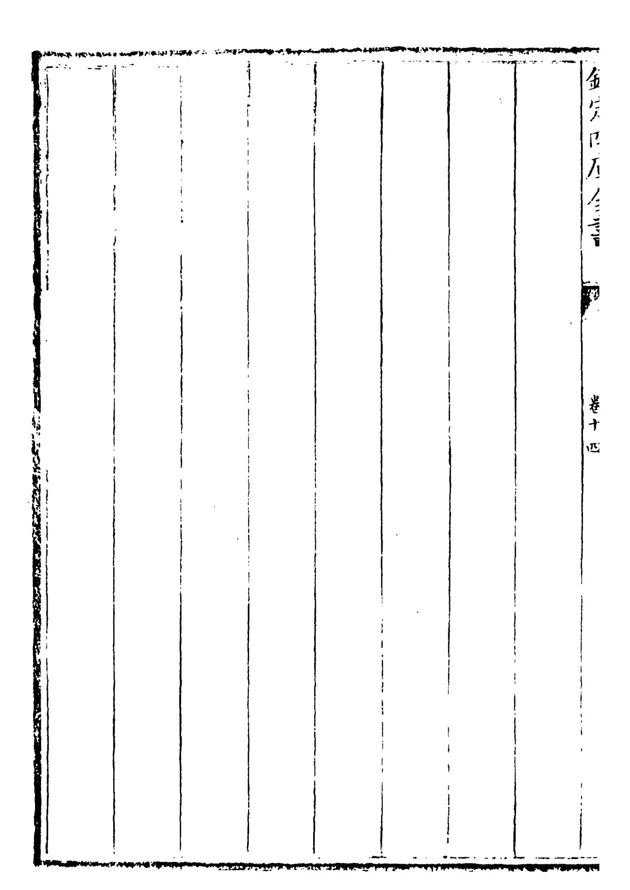
韓瑣徵

冰井

湖南志冰井在開封府延津縣西南二十里世傳韓襄王藏冰之處

韓王之爻

古今萬物史魏時鑿土得尺鐵刻云韓王之爻不知爻為何物或云古大事必卜六爻已奠刻而記之疑亦影說姑附於此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四

燕瓚徵

三九之數

王應麟曰燕三九之數書不傳

五位之卦

應劭曰燕昭王作五位之卦是曰燕易

蠡卜

春秋后語曰蘇秦事鬼谷學終辭歸道乏因行以燕人蠡卜傳說自給

黍谷

劉向别録曰鄒子在燕燕有黍谷地美而寒不生五穀鄒子居之吹律而温氣至今名黍谷

龍膏燈

拾遺記燕昭王二年海人乘霞舟以雕壺盛數斗膏以獻昭王王坐通雲之堂以龍膏為燈光耀百里烟色丹紫國人望之咸言瑞光世人遥拜之燈以火浣布為纏

荃蕪香

燕昭王散荃蕪之香見拾遺記

銷暑招涼珠

拾遺記昭王時有國獻珠於昭王王取瑶潭之水洗其沙泥乃嗟歎曰自懸日月以來見黑蚌生珠已八九十遇此千歲一生珠也珠漸輕細昭王常懷此珠當隆暑之月體自清涼號曰銷暑招涼之珠也

恒春樹

拾遺記燕昭王通霞臺左右種恒春之樹葉如蓮花芬

芳似桂花隨四時

明真里

拾遺記昭王徹色減味居乎正寢賜甘需羽衣一襲表其墟為明真里也

七國攷卷十四